

◇心香一瓣

忆旧友方华

[苏州]徐建平

闻听当年一起读中专的老同学蒋方华去年十月份突发心梗走了,就像晴天有惊雷,我好半天没回过神——不久前还坐在一起吃饭说笑的人,怎么好好的说没就没了?

方华是我老单位吴县铸钢厂的同事,当年厂里办了电视中专班,我们一起报了名。我那时候还是个农民工,但他从来没因为我是农民工就轻看我,总“小徐小徐”地喊得格外亲。他总是说:“小徐,我们一起好好学习,将来有用的。”三年里我们一起上课、啃书本,在车间的机器声里攒下了实打实的交情。

后来厂里效益越来越差,他早早就辞了职另谋出路,那时候,大家都没个像样的联系方式,我们俩就这么断了联系,一晃就是十几年。

没想到重逢的机缘来得这么巧。有次我去市区某法院办事,在大厅长椅上坐着休息,旁边一位头发全白的六十多岁老先生盯着我看了好半天。我正纳闷呢,他先开口了:“小徐,你怎么在这儿?”我愣着摇头说没认出来,他笑着报出名字:“我是蒋方华啊。”

我好尴尬,竟然没有认出来——当年在厂里风华正茂的科长,头发居然已经全白了。那天我才知道他后来经过苦读,考了律师证,成了一名帮人维权的律

师。我跟他说以后有法律上的事可要多向他请教,他还是当年那副笑眯眯的热乎样子:“尽管来找我,没事的。”

自从和老同学方华重新联系上,我这个做小工厂的门外汉,总算在法律问题上有了靠谱的主心骨。每次遇到拿不准的事找他咨询,他从来不会嫌我麻烦,总能耐着性子把前因后果、处理步骤讲得明明白白。

他总叮嘱我:“你们做实体企业的,方方面面都得留个心眼。”

有一回经朋友介绍,有企业想入驻我的工业小园。想着是熟人牵线,我没多想就和对方签了协议,约定一个月后对方再进场搬迁,还特意写明了若遇不可抗力需提前终止协议的相关条款,对方当场付了2万元押金。谁料第二天就收到官方批文,明确这处场地不能用作生产经营。

我第一时间联系对方,把2万元押金退了回去。可对对方收下钱后却撂下话:“押金我先收着,但这事给我们造成的损失,我们肯定找律师跟你们讨个公道。”

某天,法院调解中心的电话打过来,我才知道对方居然张口就要我们赔偿30万元损失。

挂了电话我立刻联系方华,他听完前因后果,只给了我一句准话:“他们一分钱都别想多要。”之后他带着搭档专程跑到

我厂里,一步步梳理细节,还特意调取了对方和原房东的租赁合同,固定了他们一直在原址正常经营的关键证据。

等我们收到开庭传票才看到,对方居然编造了和客户签了大额订单、采购的钢材全堆在露天报废的虚假说辞。

开庭当天,法官要求他们出示30万元损失的真实依据——包括和客户的正式合同、采购钢材的付款凭证等,对方律师哑口无言。法官当场就批评他们“简直是胡闹”,宣布择期再审。

没等二次开庭,方华就告诉我,对方已经主动撤诉了。

这么多年,大大小小的事他帮我兜住了不少,有这样靠谱的老同学,真是做实业的人难得的福气。

如今,翻起当年在知青饭店拍的合照,翻起沧浪亭的老合影,我总还能想起旧人伙伴一起挤着去城里考试、在铸钢厂检验科门口等结果的旧时光。

在我心里,方华一直在的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n@163.com

◇七彩人生

理发师阿伦的爱情

[上海]黎锦

阿伦 17 岁时在理发店打工。一天,一个女孩来了店里,他认识她,他们在一个学校读过书,他在初中部,她在高中部。

他给她剪了一个蘑菇头,剪了齐齐的刘海后,女孩对镜子照了又照,笑了。她笑起来露出一对虎牙的样子留在他的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

他打听到,女孩在小镇的一家工厂打工,便壮胆去厂里找她,当着她同事的面对她说:做我女朋友吧。女孩吃惊极了,只能红着脸打发他走。

他不放弃。一次次买了好吃的送到她厂里,给她,也分给大家吃。同事们都对她说:“他是真心喜欢你。”

后来,他去她家提亲,她母亲对他说:先起一栋楼吧,起栋楼才能把女儿嫁给你。

在理发店剪一个头,他挣 1.5 元。几年下来,靠一个头一个头理下来,他攒了有两万块,全拿出来,又四处去借了一些,还不够。她把她自己攒的一万多块也全给了他。

他有七万块钱了,自己开拖拉机,拉来水泥黄沙钢筋,跟请来的建筑队一起干活。小楼起是起来了,却连买大门的钱都没有了。他去申请了贷款,只贷到 5000 块,已是他能贷到的最大额度。用这些钱,他们

简单装修了一下,终于结婚了。婚后便开始还债。为了多挣钱,他们来了上海,他还是干理发。又过了十几年,阿伦终于有能力自己开了一间小理发店。我便是在这时成了他的顾客。

他在上海又买房、买车,又拼命挣钱、还贷。那几年,为多剪几个头,为不让客人多等,他连上厕所都经常顾不得。

孩子考完大学后,老婆终于回到他身边,没想到,他这时大病一场,丢了一只肾。阿伦养好身体后再来店里,人瘦了一大圈,老婆在店里用一个养生壶天天熬些汤水,她说,她学了中医,为的是帮他调理。

这次,他说起他与老婆相识的经历时,老婆正在一旁帮客人吹头发,我问她,他那次跑到厂里找你,你怎么想的?她笑了,一对虎牙隐约闪动,说:“我就想,这个人脸皮真厚。”

他大笑,说:“我就是想给你造成一定的舆论压力。”吹风机嗡嗡响着,盖不住他们的对话。“一嫁给你就开始还债,还债还了一辈子。”“那你图我什么?”“图你这个人。行了吗?”

我的头发已经剪好了,觉得再待下去有些多余。出了店门,我回头看,隔窗见夫妻俩还在说笑着,是寻常人幸福的模样。

